

徐志摩 日記



我嗜一嗜蓮心，
我的心比蓮心苦，
我長夜裡怔忡，
掙不開的惡夢；
誰知我的痛苦？
你害了我，
愛，
這是叫我如何過？
《愛眉小札》



陸小曼◎編著

徐志摩文集

壹

徐志摩日記

陸小曼 編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徐志摩日記／陸小曼編，——初版。——臺北市：
開今文化發行：知道總經銷，1993〔民82〕
面；公分。——（徐志摩文集；1）
ISBN 957-8730-22-5（平裝）

1.徐志摩－傳記

782.884

82004870

徐志摩文集①

徐志摩日記

編著：陸小曼

發行人：冷遠孜

發行所：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木新路2段161巷10號

TFL：2342667 FAX：9374907

郵撥：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

排版：宏益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郵撥：1293513-1

法律顧問：張泰昌律師

初版：1993年8月初版一刷 定價：1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九月：九月

這一時驟然的生活改變了態度

雖則不能是從愛我愛到快樂，至少却也是從他同我成仇。

最初是父親自己心中同憤了

有一更居生起即集進船中於今晚中，我，米

薇兄，兄弟一隊人，一日同到東山背後，過

輪椅村以橫臥言轉椅，末了還有一電燈廠

方才回家，那之知愉快，
（？）

居生被我一前一後兩片行，需有板旁。自從

水面上揚以兩片，不覺已以的這外，但著色

稿中可愛。這日子以爲是——一件缺事（半美



君公——香茶未暇
 佩智女士——望聞
 名行——匪
 精術——芳
 返入——怡
 從養——狀；掬只
 莎菲——難
 莎菲——笑
 這裡力是我自己的
 When the time is right
 And you are here

海寧觀潮圖

日記中之插圖和志摩親筆所題之人名單

目錄

小曼序 / 3

♡ 西湖記 / 8

♡ 愛眉小扎 / 36

♡ 眉軒瑣語 / 98

♡ 一本沒有顏色的書 / 117

• 附錄 •

小曼日記 / 144

小曼序

飛一般的日子又帶走了整整的十個年頭兒，志摩也變了五十歲的人了。若是他還在的話，我敢說十年決忘不了他——他還是會一樣的孩子氣，一樣的天真，就是樣子也不會變。可是在我們，這十年中所經歷的，實在是混亂慘酷得使人難以忘懷，一切都變得太兩樣了，活的受到苦難損失，卻不去說它，連死的都連帶著遭到了不幸。《志摩全集》的出版計畫，也因此擱到今天還不見影踪。

十年前當我同家璧一起在收集他的文稿準備編印《全集》時，有一次我在夢中好像見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興，《全集》決不是像你想像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決不會實現。我醒後，真不信他的話，我屈指算來，《全集》一定會在幾個月內出書，誰知後來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擊。一年一年的過去，到今年整整的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還是沒有影兒，叫我說什麼？怪誰？怨誰？

《全集》既沒有出版，唯一的那本《愛眉小札》也因為「良友」的停業而絕了

版，志摩的書在世上簡直無法見到，我怕再過幾年人們快將他忘掉了。這次晨光出版公司成立，願意出版志摩的著作，於是我把已自「良友」按約收回的《愛眉小札》的版權和紙型交給他們，另外拿了志摩的兩本未發表的日記和朋友們寫給他的一本紀念冊，一起編成這部《志摩日記》，雖然內容很瑣碎，但是當作紀念志摩五十年誕辰而出版這本集子，也至少能讓人們的腦子裡再湧起他的一個影子吧！（《愛眉小札》是紀念他的四十誕辰而出版的）

這本日記的排列次序是以時間為先後的。《西湖記》最早，那時恐怕我還沒有認識他；《愛眉小札》是寫我們兩個人間未結婚前的一段故事；《眉軒瑣語》是在我們婚後拉筆亂寫的，也可以算是雜記，這一類東西，當時寫得很多，可是隨寫隨丟，遺失了不知多少，今天想起，後悔莫及。其他日記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得多。《一本沒有顏色的書》是他的一本紀念冊，是許多朋友們寫給他和我的許多詩文圖畫，他一直認為最寶貴，最喜歡的幾頁，尤其是泰戈爾來申時住在我家寫的那兩頁，也製版放在一起湊一個熱鬧。我的一本原來放在《愛眉小札》後面的日記，這次還是放在最後，作個附錄。

此後，我要把他兩次出國時寫給我的信，好好整理一下，把英文的譯成中文，編成一部小說式的書信集，大約不久可以出版。其他小說、散文、詩等等，我也將為他整理編輯，一本一本的給他出版。我覺得我不能再遲延，再等待了。志摩文字的那種風格、情調，和他的詩，我這十幾年來沒有看見有人接續下去，尤其是新詩，好像從他走了以後，一直沒有生氣似的，以前寫的已不常寫，後來的也不多見了，我擔心著他的一路寫作從此就完了嗎？

我決心要把志摩的書印出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認識他，這本《日記》的出版是我工作的開始。我的健康今年也是一個轉變年，從此我不是一個半死半活的人，我已經脫離了二十多年來鎖著我的鐵鍊，我不再是個無盡無期的俘虜，以後我可以不必終年陪伴藥爐，可以有精力做一點事情。我預備慢慢的拿志摩的東西出齊了，然後寫一本我們兩人的傳記。只要我能夠完成上述的志願，那我一切都滿意了。

小曼

三十六年二月

西湖記

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十月二十八日
杭州——上海——杭州

9月7日

方才又來了一位丫姑太太，手裡抱著一個歲半的女孩，身邊跟著一個五、六歲的男孩。男的是他親生的，女的是育嬰堂裡抱來的；他們是一對小夫妻！小媳婦在她婆婆的胸前吃奶，手舞足蹈的很快活。

明天祖母回神。良房裡的病人立刻就要倒下來似的。積年的肺癆，外加風症，外加一家老小的一團烏糟——簡直是一家毒菌的工廠，和他們同住的真是危險。若然在今晚明朝倒了下來，免不得在大廳上收殮，夾著我家的二通，那才是糟！她一去，他們一房剩下的是一個黑籍的老子，一竅不通的，一群瘦骨如柴肺病種的小孩！

為一個計文上的繼字，聽說鎮上一群人在沸沸的議論，說若然不加繼字，直是蔑視孫太夫人。他們的口舌原來姑丈只比作他家裡海棠樹上的雀噪，一般的無意識，一般的招人煩厭。我們出信去請教名家以後，適之已有回信，他說古禮原配與繼室，原沒有分別，繼妣的俗例，一定是後人歧視後母所定的；據他所知，古書上絕無根據。

9月29日

這一時驟然的生活改變了態度，雖則不能說是從憂愁變到快樂，至少卻也是從沉悶轉成活潑。最初是父親自己也悶慌了，有一天居然把那隻遊船收拾個乾淨，找了叔薇兄弟等一群人，一直開到東山背後，過榆橋轉到橫頭景轉橋，末了還看了電燈廠方才回家。那天很愉快！塔影河的兩岸居然被我尋出了一片兩片經霜的楓葉。我從水面上撈到了兩片，不曾紅透的，但着色糯淨得可愛。尋紅葉是一件韻事，（早幾天我同繹義阿六帶了水果月餅玫瑰酒到東山背後去尋紅葉，站在俞家橋上張惶的回望，非但一些紅的顏色都找不到，連楓樹都不易尋得出來，失望得很。後來翻山上去，到寶塔邊去痛快的吐納了一番。那時已經暝色漸深，西方只剩有幾條青白色，月亮已經升起，我們慢慢的繞著塔院的外面下去，歇在問松亭裡喝酒，三兄弟喝完了一瓶燒酒，方才回家。山腳下又布施了上月月下結識的丐友，他還問起我們答應他的冬衣哪！）菱塘裡去買菱吃，又是一件趣事。那鉢孟峰的下面，都是菱塘，我們船過時，見鮮翠的菱塘裡，有人坐著圓圓的菱桶在採摘。我們就嚷著買菱。

買了一桌子的菱，青的紅的，滿滿的一桌子。「樹頭鮮」真是好吃，怪不得人家這麼說。我選了幾隻嫩青，帶回家給媽吃，她也說好。

這是我們第一次稱心的活動。

八月十五那天，原來約定到適之那裡去賞月的，後來因為去得太晚了，又同著繹莪，所以不曾到煙霞去。那晚在湖上也玩得很暢，雖則月兒只是若隱若現的。我們在路上時候，滿天堆緊了烏雲，密層層的，不見中秋的些微消息。我那時很動了感興——我想起了去年印度洋上的中秋！一年的差別！我心酸得比哭更難過。一天的烏雲，是的，什麼光明的消息都莫有！

我們在清華開了房間以後，立即坐車到樓外樓去。吃得很飽，喝得很暢。桂花栗子已經過時，香味與糯性都沒有了。到9點模樣，她到底從雲陣裡奮戰了出來，滿身掛著勝利的彩霞，我在樓窗上靠出去望見湖光漸漸的由黑轉青，青中透白，東南角上已經開朗，喜得我大叫起來。我的歡喜不僅是為月出；最得我痛快的，是在於這失望中的滿意。滿天的烏雲，我原來已經抵拼拿雨來換月，拿抑塞來換光明，我抵拼喝他一個醉，回頭到夢裡去訪中秋，尋團圓——夢裡是什麼都有的。

我們站在白堤上看月望湖，月有三大圈的彩暈，大概這就算是月華的了。

月出來不到一點鐘又被烏雲吞沒了，但我卻盼望，她還有掃蕩廓清的能力，盼望她能在半個時辰內，把掩蓋住青天的妖魔，一齊趕到天的那邊去，盼望她能儘量的開放她的清輝，給我們愛月的一個儘量的陶醉——那時我便在三個月潭和一座雷峰塔的媚影中做一個小鬼，做一個永遠不上岸的小鬼，都情願，都願意！

「賊相」不在家，末了抓到了蠻子仲堅，高興中買了許多好吃的東西——有廣東夾沙月餅——雇了船，一直望湖心裡進發。

三潭印月上岸買栗子吃，買蓮子吃；坐在九曲橋上談天，講起湖上的對聯，罵了康聖人一頓。後來走過去在橋上發現有三個人坐著談話，几上放有茶碗。我正想對仲堅說他們倒有意思，那位老翁澀重的語音聽來很熟，定睛看時，原來他就是康大聖人！

第二天我們起身已不早，繹義同意到煙霞洞去，路上我們逛了雷峰塔，我從不曾去過，這塔形與色與地位，真有說不出的神秘的莊嚴與美。塔裡面四大根磚柱已被拆成倒置圓錐體形，看著危險極了。轎夫說：「白狀元的墳就在塔前的湖邊，左首草叢裡也有一個墳，前面一個石碣，說是白娘娘的墳。」我想過去，不料滿徑都是荊棘，過不去。雷峰塔的下面，有七八個鵠形鳩面的丐僧，見了我們一齊張起

他們的破袈裟，念佛要錢。這倒頗有詩意。

我們上要上橋時，有個人手裡握著一條一丈餘長的蛇，叫著放生，說是小青蛇。我忽然動心，出了兩角錢，看他把那蛇扔在下面的荷花池裡，我就怕等不到夜她又落到他的手裡了。

進石屋洞初聞桂子香——這香味好幾年不聞到了。

到煙霞洞時上門不見土地，適之和高夢旦他們一早遊花塢去了。我們只喝了一碗茶，檢了幾張大紅葉——疑是香樟——就急急的下山。香蕉月餅代飯。

到龍井，看了看泉水就走。

前天在車裡想起雷峰塔做了一首詩用杭白。

那首是白娘娘的古墓，

（划船的手指著蔓草深處）

客人，你知道西湖上的佳話，

白娘娘是個多情的妖魔。